



我從西藏來

喬因·聰巴 原著
沙千夢·黃心嶽譯

四位佛學教授和我們一起向著南方啟程。在旅程的第三天，我們來到萬里高原，有一位很出名的聖人年前提在這地方去世。我們到了他的家中，見到了他的兒子和妻子，他們為我講述這位聖人去世時出現的奇蹟。

當他在世的時候，他建立了多塊巨石，在石上刻上了咒語和經文，他在巨石旁又建造了一個「宰波波」西藏傳統的神聖塔。

以前，在這位聖人年輕的時候，他曾經做過一位富有家庭的僕人，到他中年的時候，他辭去了這個工作，前往一間寺院學習靜坐。日間，他要工作維持生活，只有在夜間，他才能練習靜坐，所以每個晚上，他只能睡兩三個小時。他非常慈悲，時時幫助他人，他的家隨時開放給旅客留宿，貧窮的人，受他的幫助最多。

他所練習的靜坐方式，大部份是他自己創造的。他兒子是一位僧人，覺得父親應該練習正統的靜坐，但他却不願意，堅持要用自己的方法靜坐。

他一生都很健康，但在他去世前三年，他的健康開始發生變化，而且還得了病，他的家人因此為他擔心，但他自己却似乎越來越快樂。他作了很多歌曲，時常歌唱，很少唱傳統的佛教經歌。當他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的時候，他的家人到外面請來醫生和幾位喇嘛。他的兒子對他說，現在他一定要記起自己所學過的佛學。他聽了後微笑回答說：「我已經完全記不起來了，反正事實上根本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被牢記，因為世上的一切都無常，不過我卻信心十足，認為萬事都有好結果。」

在他快將去世的時候，他吩咐家人說：「當我去世之後，你們要記著一個星期都不移動我的身體，這就是我唯一的願望。」

他去世後，家人把他的遺體用舊布包著，然後請喇嘛和僧人們念經。他們把他的遺體放在一間小房裏，這間小房，比一個櫃稍大，這位聖人生前很高，但他的遺體却好像比較矮小，所以放置不成問題；在家人放好他遺體的這個時刻，他們家的屋頂上，忽然出現一道彩虹。

到第六天，他的家人由窗外望入小房，見到他的遺體，像又縮小了一些。

葬禮預定在第八天早上舉行。這一天，他的家人一早便進入小房，準備把他的遺體搬去墳場；他們把包著遺體的布解開，但裏面除了指甲和頭髮以外，竟然什麼都沒有。

村裏的居民個個都非常驚訝。因為大家都知道，絕對沒有人進入過放置遺體的小房間，小房間的門，在七天裡面，都是鎖著的，而且小房間裏的窗子，非常細小，遺體不可能從小窗移出。

家人立刻把這事通知村裏的重要人物，然後去請西清仁波切替他們解釋這種奇蹟。

西清仁波切告訴他們，這種奇蹟以前曾經多次發生過，很多聖人的遺體，是被光芒吸收去了。聖人的妻子和兒子說完往事，就把聖人留下的指甲和頭髮，拿給他們看，還帶我們去看以前放置遺體的小房間。

我和僧人們以前也曾聽到過這種奇蹟偶爾會發生，但從從來都沒有親身接觸過這種事實，因此我們有種奇蹟的證明，希望獲得更多有關奇蹟的證明。

我們聽到村裏的人個個都說，他們確實都看見聖人屋頂上的彩虹，同時也都知道他的遺體消失。這個鄉村，位於中國與拉薩的通路中間，村民告訴我們，當中國共產黨在一年前聽到這件奇蹟時，他們都非常憤怒，還叫村民千萬不可以把這件事傳開。

我們在第二天來到撒也學派的特桑沙寺院，現在的西清仁波切，是在這個寺院中長大的，西清仁波切的弟子是卡督寺的高僧名師，就是他的老師所轉生。

我們發覺寺院的訪客，比居住在寺院的僧人還要多，這些從西藏各個佛教學派來到的訪客，都在寺院上課學習，因為這寺院教導很多種不同的學說。

寺院僧人給我們安置好居所，說西清仁波切會在第二天接見我們。我們與寺院僧人們互相交換哈達，大家自我介紹。

不久，西清仁波切吩咐要獨自和我談話。

西清仁波切的房間充滿精神力，他從寶座上走下來，在我前面地上的一個墊子上席地而坐，對我作出歡迎的微笑。一種和平、愉快和溫暖的氣氛，充滿在他的四周。

他的說話帶著高深的意味。他說他一向都喜歡接見康德的弟子，尤其是我，因為我是聰巴士古第十世的轉生，聰巴士古第十世生前是一位老師。他對我說：「你和我是一位精神父親的兒子。」

他認為我已經接受過很多方面的訓練，似乎再沒有什麼需要教導我。但他終於答應了我的要求，替我和我的僧人們舉行佛學「時輪金剛」的授課儀式，並且給我作特別的個人指導。

我留在特桑沙寺雖然還只一個月的時間，但我跟西清仁波切學習到很多東西，我們的互相了解，也進展得很深。他鄭重地對我說：「你一定要自己照顧自己，自己引導自己，因為，在將來，你不可能會有老師，給你幫助，一個新的世紀已經開始，佛陀釋迦牟尼的純正教義，將會只限於每個人自己的手中，所以每個人都要負起他自己的責任。要知道，我們一向向老師傳授弟子的教導方法，就快不能實行了。我們大家都不能再依靠實行和團體。現在，大多數的老師都已年老，像你這樣的年輕人，這個轉變，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將負起你自己的所有的責任。」

西清仁波切的這番開示，令我深思。

在特桑沙寺，我還得了一個特別的經驗：共軍知道這寺院是許多喇嘛、學生、和虔誠佛教徒的常到之地，所以送來了一套宣傳影片。影片裏描述共軍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間，在西藏的活動。影片強調共軍在西藏做的所謂改進，如他們建立公路、學校、醫院等等，同時形容西藏人民怎樣歡迎中共紅軍。

寺院裏沒有一處專門放映影片的公衆地方，所以共軍便將寺院裏的一間聖殿內把影片放映。西清仁波切被迫到場觀看，因為他不能不在場，其他所有的僧人，便不能不在場。我就這樣有了生平第一次看到影片的經驗。

一個早上，我們決定離開寺院，道別時大家都很傷心，我尤其記得西清仁波切對我說的那一番開示。我請他答應我他再見面，使我能再跟他作更多的學習。回程途中，西清仁波切的精神，一直和我同在。

西清的暑假完畢，新學期開始，我決定用所有的時間，跟康德魯學習靜坐。

土古亞登仍是我的顧問，他知道我的意願後告訴我，在這次離開修學以前，修學希望我不要在西清作太久的逗留，因為修學寺有很多事務，要我回去辦理，他們要我在西清盡可能的作最短期的迅速學習。

我把修學寺這個希望告訴了康德魯，康德魯說我必須在西清多留一個時期，因為我的靜坐還需要他多作指導。

土古亞登於是返回修學寺，述說康德魯的意見。

我繼續留在西清，練習靜坐。喇嘛比加當了我的侍從。一位叫特舒的僧人，和我一起學習，他和我一樣的急於要接受更多的靜坐指導。

每一年的這個時期，年輕的僧人們都要到外面去，準備貯藏維持整個冬天的食物。西清的僧人們的食物，通常是西清這區域的居民所供給的。聰巴第十世在世時的幾個弟子，這時來幫助我，我因為要努力練習靜坐，所以也需要他們的幫忙。

又一學期開始，我們繼續學習上一學期沒有學完的佛教哲學，學完佛教哲學以後，是學習寺院的法規和修辭學以及邏輯學。我們所學的修辭學和邏輯學，不像其他寺院那般詳細，而是當作一些基本的學習。西清寺院所有的課程都是口授的，所以我們有時就一面聽，一面做些筆記，以備日後參考研究。

教課老師鼓勵我，要我把幾個學派的學說，作一比較。他向我解釋幾個學派的相同之處。

我有時對學說作出一些批評，他聽了之後對我說：「只有理論是沒有用的，即使我所說的都是佛陀的學說，你也不應該只因為它是佛陀的學說，便隨意接受它，你一定要跟隨『中道』，一定要自己小心研究。當你在經典上看到一段學說，你要先用你自己的智慧去想一想，去研究，看它究竟有什麼意義。也惟有這樣做，才可以培養你對佛教的真正的信心。這親身試驗，親身理解，是絕不可以少的，就像你試金一樣，一定要經過鎔金、打金、把金弄得光滑，才可以肯定它是不是真金。」

新春來到，當我們正慶祝新春的時候，亞剛士古忽然抵達西清，來作探訪；我和他在度魯馬拉康時相識，更在教導「珍貴的指導」的時候，成了好朋友。我那時就希望他能來跟隨康德魯學習，希望他親身體驗西清寺的美好的一切。

亞剛士古前來西清的途中遇到很多困難，因為整個西藏都佈滿冰雪。度魯馬拉康的五位僧人跟隨他一起來到，但他們很快便回去了，只剩下亞剛士古的補習老師，不捨地隨他一同留在西清。

九達賴喇嘛的探訪

一九五五年，達賴喇嘛探訪中國完畢以後，準備到西藏東部探訪。但這時地震損壞了很多道路，他的計劃被迫改變。他只去車可以通行的地方，那些車子不能通行的地方，他委託了三位高級喇嘛，代他前往。這三位高級喇嘛是特珍仁波切、中仁波切、和格尤華卡馬巴。格尤華卡馬巴代表達賴喇嘛，探訪佩本寺。

在西清的學期快要完畢的時候，我接到格尤華卡馬巴一封信，信中解釋達賴喇嘛的計劃，並且請我代佩本寺，參加一個商量怎樣迎接達賴喇嘛的傳說的會議，噶居學派的所有方丈，都會參加這個會議。

我向修學寺報告了這個消息以後，便和亞剛士古、兩位修學寺的僧人、一位西清的僧人，一起啟程，前往佩本寺，西清的僧人幸好有一隻驢子，可以替大家馱行李。

我們的旅程並不輕鬆，因為春天的雪非常厚，很難行路，雪山的雪光照射著我們的眼睛，也使我们很難受。

我們到達佩本寺時，我很久沒有見到亞當卡馬和會計員都已在那裏了。當他們知道我們是步行而來，覺得很吃驚。

達賴喇嘛的代表格尤華卡馬巴，和一位中國官員、一位西藏官員、和一位中國保衛團來佩本寺。我們匆匆把污穢的袍換上乾淨的刺繡袍，等見格尤華卡馬巴。格尤華卡馬巴對我們非常友善，對我說他在等待我的來臨。當我們私下一起用茶時，他告訴我們，他很高興回到西藏，當他在中國的時候，中共當局雖然表面上友善，但這些友善似乎不真誠。他很想知道我們的學習進展得怎麼樣，於是向我一一報告。

第二天，格尤華卡馬巴對我們轉述達賴喇嘛的傳述：

「神聖的達賴喇嘛很抱歉他自己不能親身來此。他請大家明白西藏現今的處境，請大家盡力替自己的寺院做事。寺院裏的高級僧人，更要負起幫助寺院僧人和外邊的居士的責任。大家應該互相合作，要緊記著，大家都是兄弟。」

跟著，格尤華卡馬巴又對我們演說他們在中國探訪的經歷。他說中共對他們非常殷勤，特別讓他們看到他們的「物質進化」和「他們的生活規律」，但中共沒有說到西藏的人權和宗教自由，將會怎麼樣。

我們都知道從中國探訪回來的達賴喇嘛和其他隨從僧人，都不能在我們面前自由的說話，聽了格尤華卡馬巴的演說，我們更能覺察到中共的真實情形究竟怎樣，和西藏將會面臨什麼遭遇。

格尤華卡馬巴的整個演說，和達賴喇嘛的傳述，很明顯的，都是受中共所控制的。

佩本寺的方丈戴斯丹仁波切幾年前去世，但他轉生何處，還沒有被找到。格尤華卡馬巴一直都沒有指示大家應該到那裏去找。趁著這個機會，佩本寺僧請格尤華卡馬巴從速給他們有關方丈轉生的指示，更請他待寺院，主持轉生方丈的登位儀式。

格尤華卡馬巴自從去中國探訪以後，心情一直都很煩惱，對於戴斯丹方丈的轉生，仍然完全不清楚。他決定獨自靜坐，一方面調整他的心情，一方面希望得到一連三天，格尤華卡馬巴都在獨自靜坐，到了第四天的時候，他果然得到了指示。

他立即告訴佩本寺的攝政方丈和秘書，請他們預備舉行轉生方丈的登位儀式，因為他已經得知戴斯丹方丈轉生在那裏。

佩本寺方丈人聽了之後，都很高興，立即忙碌作出登位儀式的籌備工作。

這天下午，格尤華卡馬巴告訴佩本寺的僧人他在指示中所得到的消息，和戴斯丹方丈轉生的家長姓名，叫他立刻去請這位新方丈和他的父母到佩本寺。

轉生方丈和他的父母一起來到，佩本寺跟著邀請戴斯丹王、鄰近寺院的喇嘛、和這區域的重要居士，都來參加轉生方丈的登位儀式。

慈濟文化 雙月印書簡介表 敬請 助印

- 一、般若心經義疏 于凌波著
- 二、佛陀的故事 印順導師原著
- 三、慈濟精美課誦 慈濟文化編印
- 四、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著
- 五、我從西藏來 喬因·聰巴 原著 沙千夢·黃心嶽譯

本中心舉辦的「藥師聖誕、千人朝山」活動，總計支出台幣二十九萬一千二百零三元五角，其中包含供養常住台幣一萬二千元、補貼常住點燈電費台幣三千元。其餘各項細目支出由本中心會計人員存檔，謹此補充聲明。

佛教慈濟文化服務中心 敬啟

為朝「吉祥寺」帳目補充啟事

本中心舉辦的「藥師聖誕、千人朝山」活動，總計支出台幣二十九萬一千二百零三元五角，其中包含供養常住台幣一萬二千元、補貼常住點燈電費台幣三千元。其餘各項細目支出由本中心會計人員存檔，謹此補充聲明。

佛教慈濟文化服務中心 敬啟